

想接隻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害人就要害到底,以绝后患。 战争必不可免,廷课时机只是把优势拱手让给别人。 征服的數望既自然又正常,成功了总会受到赞扬。不会受到谴责。如果征服不了又不计代价去做 ,就大错待错。 社大别人的势力终究导致自己的灭亡,因为那样的势力无非遵于狡猾或武力,可是势力已经做大 的人对狡猾和武力会有成心。 越少仰赖运气越能长治久安。 但导新制度无异于跟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为敌。只有那些可能因新制度而获益的人会跟他站在同一 一个阵线,可是那些人不会太积极。 此外,民众天生反复无常,说服他们容易,要他们坚定信念可就难了。因此一定要未而绸缪,一 但他们信心动摇,有武力就可以迫使他们坚定信念。 征服一个国家应该事先衡量哪些暴行非做不可,而且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以免重复暴行。不重复 展行才能使民众有安全感,也才能能惠给他们而争取到民心。

世袭的君主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伤害百姓,因此比较受百姓爱戴,除非重大恶行激起厌怒,毕竟 长期且持续的统治使得变革的记忆和原因遭人淡凉,因为每一次变革都是为另一次变革错设坦途

对待被征服的人,不是安抚就是歼灭,因为人收到轻微的伤害会寻求报复,收到重大的伤害就算

权路能否在成功和道德之间取得妥协?

妥普运用残酷的手段是指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形势所逼而干净利落地采用暴力,可是下不为例 ,而且事后竭尽所能寻求臣民最大的利益。 侵害事件应该以一次为限,因为民众越少品尝痛苦的滋味,反感自然越少。相反地。施惠则应该 组水长流。好让民众彻底品味。 明白事理的君主应该设法让他的人民觉得随时随地都需要他领导的政权,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永远。

只有教会君主国的君主拥有政权却不需要保卫政权,拥有臣民却不需要统治臣民;政权不需要保卫也从来不会被篡夺,臣民不介意没有人治理,也不会想要疏远君主。因此,教会君主国是唯一安稳又幸福的君主国。 安稳又幸福的君主国。 军队一定要由君主或共和国指挥。如果是由君主指挥。君主一定要亲自带兵,亲自执行指挥官的

职责。如果是由共和国指挥,共和国一定要指派自己的公民。 因为只有战争的艺术是统帅非精通不可的专业,而且这一项专业功效可观。不只是足以保障继承

大位的君主,更是平民攀登大位常走的快捷方式。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错懷更容易耗损自己。展现慷慨的行为就是同时在消费实践慷慨的能力。

要不是把自己推向穷困因而受人蔑视,就是为了避免穷困而变得贪婪又可恨。君主最应该防范的 是受人蔑视和怨恨,慷慨却一口气带来这两样。

世人大体而言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喜欢说大话、虚伪成性、避危趋安、贪得无厌。你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就心向着你,像我在前面说的,在患难仍然透远的时候,他们乐意为你赴汤蹈火, 财物、性命甚至儿子都可以奉献给你:可是到了紧急关头,他们就会转身而去,连头都不回。

財物、性命甚至儿子都可以奉献始你;可是到了紧急关头,他们就会转身而去,连头都不回。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琐得如何漂漂亮亮地掩饰兽性,做个伟大的说谎人和伪君子。人都很天真,

只顾虑到眼前的需求, 寬使得骗子永远找得到心甘情愿被骗的人。 因为人类下判断通常是靠眼睛, 而不是靠双手; 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 但是能够有第一手接触

的人为数不多。每个人都看到你表现出来的样子,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察觉你的真面目,那少数人 也不敢跟大多数人唱反调。

他应该重视这些社会团体,偶尔参加他们的活动,展现亲民与宽厚的一面,但永远维持该有的尊

他应该重视这些社会团体,偶尔参加他们的活动。展现亲民与宽厚的一面,但永远维持该有的尊 严和威仪,这一点干万不能草率。

防范谄媚只有一个方法:让人们明白,对你说真话并不会得罪你;然而,一旦人人都对你说真话 ,你就得不到普遍的尊重了。